

月皎
寂皎

著

LIANG
SHI
HUAN

大神级实力作家

寂月皎皎
全新巨献

新增三万字大结局
随书附赠精美海报

旧日爱侣反目成仇，
两世为人真情未泯。
连环奇案里知朝堂险恶，
夺嫡暗潮中见彼此真心。

勘奇案，断生死，案中案，谜中谜。层层推进，步步为营。

两世欢
下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寂月皎皎◎著

LIANG
SHI
HUAN

两世欢

下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两世欢 / 寂月皎皎著. —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7.04
ISBN 978-7-5500-2057-3

I. ①两… II. ①寂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325994 号

两世欢

寂月皎皎 著

出 版 人	姚雪雪
责任编辑	安姗姗 苏双鸽
特约策划	秦 瑶 涂继文
特约编辑	秦 瑶
插 画	唐 卡
封面设计	姚姚设计工作室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00mm×1000mm 1/16
印 张	38
版 次	2017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字 数	500 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2057-3
定 价	59.80 元 (全二册)

赣版权登字 05-2016-45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C ntents



第三卷 鸳鸯谱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第二十五章 | 玉勒雕鞍知春还 | 001 |
| 第二十六章 | 赏春但恨春水寒 | 015 |
| 第二十七章 | 人不负春春自负 | 027 |
| 第二十八章 | 梦遥始知春光短 | 040 |
| 第二十九章 | 怎堪参商心底事 | 054 |
| 第三十章 | 长笑一别天地宽 | 067 |
| 第三十一章 | 惊心姮娥笔墨里 | 079 |
| 第三十二章 | 懊恨故人流水远 | 091 |
| 第三十三章 | 玉楼人去万事空 | 104 |
| 第三十四章 | 斧光烛影向夜阑 | 116 |
| 第三十五章 | 纸上又见影成双 | 128 |
| 第三十六章 | 相逢敛恨念旧缘 | 139 |

目 录

C ntents



第四卷 蟠龙劫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第三十七章 | 画楼深处云雷动 | 152 |
| 第三十八章 | 扫叶煎茶意千重 | 165 |
| 第三十九章 | 西溪水寒休眠晚 | 178 |
| 第四十章 | 花开还报夜来风 | 191 |
| 第四十一章 | 呦呦鹿鸣何处觅 | 205 |
| 第四十二章 | 举棋从容烟霭中 | 216 |
| 第四十三章 | 人间几回真情误 | 226 |
| 第四十四章 | 谁叹日暮途又穷 | 237 |
| 第四十五章 | 寒灯旧事雁声断 | 248 |
| 第四十六章 | 锦绣芳时太匆匆 | 260 |
| 第四十七章 | 壮气蒿莱官闾里 | 273 |
| 第四十八章 | 扶剑归去共从容 | 286 |

第

二十五章

玉勒雕鞍知春还

LIANG
SHI
HUAN

前往京城的道路虽不是只有一条，但能行马车的官道，就那么一条。何况还有小坏相助，阿原没到傍晚便追上了景辞。

她策马行到马车后方，将缰绳一甩，已轻松扣到后方的横木上，人已如鲤鱼般纵跃而起，落于车厢前方。

见眼前蓦地多出一人，车夫不由地失声惊呼。

几乎同时，车厢内也传来知夏姑姑警惕的喝问：“谁？”

“我！”

阿原大大方方地应了一声，随手撩开帘子，一眼看到了倚在一旁小憩的景辞和盘膝坐于另一边的知夏姑姑。

景辞面色有些苍白，见她一身清丽的女装潇洒步入，刚睁开的暗淡双眸在惊愕后闪过一抹璀璨的光亮。他上下打量着她，问道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

阿原将马鞭一圈圈绕到腕间，不客气地挤到他身畔，说道：“你是不是应该先告诉我，你怎么忽然就走了？”

她的眼底含笑，倘若漫不经心般随意发问，一双熠熠生辉的黑眸却紧紧盯着他的面庞，不肯遗漏他一丝的神色变化。

景辞静了片刻，伸臂轻搭于她的肩膀，修长的五指轻捏了两下，总算将二人不同往日的情愫显露几分。

他低沉道：“嗯，我临时决定回京。反正你也要回京，很快又能在京城见面，就没必要多说了吧？”

阿原道：“你早就知道我母亲要来接我？”

景辞抬袖，拭去她额上细密的汗珠，淡淡道：“知道。原夫人时常入宫，若发现我和你在一起，不经意间在皇上那里说点什么，指不定皇上那边又生出别的念头。我不想节外生枝，还是不见她更好。”

对于那个据说很欣赏她的梁帝，阿原完全没有任何印象，也想不出原夫人可能在皇上跟前说什么，令梁帝多心。但同样受梁帝宠信，景辞和原夫人显然是两个极端。一个清冷孤僻，懒与人共；另一个柔姿媚人，声名狼藉。

如此想来，景辞不肯与原夫人见面、不肯和原夫人母女一同回京，的确有他的道理。

阿原憋在胸中的那口怨气不觉间消散了许多，只撇撇嘴道：“那你也不至于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走吧？”

景辞“哦”了一声，手指轻轻在她的肩上弹跳了几下，清清凉凉地说道：“本想告诉你，可你睡得正香。”

阿原猛地记起小鹿的确提过，景辞起床后，曾在床榻前对着她站了许久，她的面颊顿时烧了起来，连仅剩的疑虑也已消散无踪，返身抱住他的腰傻傻地笑着：“也是，你从来都是这样我行我素，几时替别人想过？只是你潇洒了，我却憋屈得紧，差点以为被人甩了……”

景辞问：“若我真把你甩了，你会如何？”

阿原倚在他怀中，并不掩饰与心上人重聚时的欢喜。她的眼底若春水潋潋，不经意间便是令人沉醉的娇媚姿态：“我既然选择你为夫婿，当然相信你并不是那种薄情寡义的人。何况，我能把萧潇追得满天飞，就能把你追得满地跑！”

她与景辞耳鬓厮磨着，笑得顽皮而娇俏，端的是色不醉人人自醉。

景辞静静地凝视着她清丽无瑕的面庞，依然是一贯的清高自持，黑不见底的眼睛里看不出太多的情愫，只是环住她的臂膀不由地抱得更紧。

旁边的知夏姑姑再也忍不住，怒道：“呸！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女人！到底晓不晓得羞耻二字怎么写？”

阿原知道跟她已结下梁子，自始至终就没看她一眼，此时听得她斥骂，阿原连眼皮都没抬，随手将手里的马鞭丢过去，说道：“我们夫妻亲热，关你什么事？闲事管到主子床上，谁不知羞？看不顺眼自己下车，后边有马。”

知夏姑姑脸都黑了，冷笑道：“夫妻？一夜夫妻吗？真不害臊！以为你们那见鬼的亲事真的笃定了……”

未来得及说完，却听旁边一道声音冷如寒泉：“出去！”

知夏姑姑一惊，抬头看见景辞的眼神竟冰冷得连周围的空气都被凝结了一般。她的唇动了动，拾起马鞭猛地站起身，撩开帘子奔了出去。

不一会儿，便听得马蹄声急促地在马车旁响起，伴着知夏姑姑毫不收敛的痛骂：

“贱人！老贱人生的小贱人！”

阿原笑道：“阿辞，这位姑姑一辈子没嫁过人吧？不然就是年轻守寡，才活生生被憋得这样变态，把好好的男欢女爱看成了洪水猛兽。不晓得得，还以为她不是人生父母养的，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呢！”

对面车窗的小帘子蓦地被抽开，马鞭如毒蛇般准确地抽向阿原那张俏脸。

阿原早已瞧见，正准备腾出手来抓住马鞭，顺便将那恶虔婆拉得翻个大跟斗，不防景辞的臂膀忽然坚硬如铁，硬生生将她箍得动弹不得。

眼看这鞭子下来，生生要抽花她这张脸，阿原又骇又怒，圆睁杏目，狠狠地瞪着景辞。景辞也不瞧她，眼见鞭子到了近前，箍住她的臂膀才向内侧一收。

鞭子入肉的脆响里，景辞闷哼一声，阿原的脸安然无恙，景辞的右肩却已被抽破衣衫，皮开肉绽。

阿原大惊，也顾不得再恼他，忙抱住细看，口中已禁不住向外怒喝道：“连狗都不咬主人，怎么遇到这么个死虔婆、老贱人！恶毒成这样，怪不得到老到死都没人要！老天爷长了眼，回头必定一记天雷劈死你！”

景辞伸手掩住她的唇，低喝道：“够了！”

知夏姑姑已从窗扇看到里面的情形，也变了脸色，忙命车夫停下马车，急急向内问道：“公子，你怎么样了？”

景辞拉过阿原挡住自己的伤处，平静地道：“不碍事。你到前面先替我准备好卧房、炖些清粥吧！外面的东西，未必干净。”

知夏姑姑不答，骑在马上盯着车内二人，抿紧了唇角。

景辞声音略略抬高：“姑姑，还不快去？”

知夏姑姑的眼圈便泛了红，几乎是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来：“你……真是疯了！”

她扬鞭，狠狠一记抽在马腹上。无辜的马儿惨叫一声，箭一般地蹿出去了。

景辞这才松开掩住阿原嘴唇的手，将她推到一边，眉眼虽是一贯的淡漠，言语间已有些愠意：“她应该暂时不会再招惹你了，你也安生些，凡事多多忍让。她照顾我这么多年，与我情同母子，我也视其为长辈，不希望你再对她无礼。何况，女孩儿家说话这么刻薄，你就不怕嫁不出去？”

阿原撕开景辞的袖子，仔细端详了伤处，利落地取出伤药，为他敷药包扎好，才舒了口气，指着自己的脸说道：“我被她这么一鞭子甩在脸上，才会真的嫁不出去！这老虔婆打定了主意想毁了我，阿辞你还打算让我敬着她、捧着她？我没把她抽死在脚底下就是对她最大的敬重了！”

景辞的目光变得冰冷起来：“你当真……变得太多了！”

阿原收拾着伤药，散漫地笑道：“幸亏我已记不得从前是怎样的性子。如果从前知夏姑姑也是这么对我，我还百般忍让，只能说够蠢，蠢到现在的我想打死那

时的我！”

景辞冷冷地睨她一眼，吩咐外面的车夫：“继续走吧！夜间还在我们来时借住的那户人家歇息。”

车夫应了，马车便摇摇晃晃，继续向前行驶。

阿原想着坐到景辞的身畔，怕碰着景辞的伤处，待坐到先前知夏姑姑的位置，又觉距离景辞有点远。她略一踌躇，将裙角一提，盘膝坐在了景辞的脚边。

如此不雅的坐姿……

景辞抚额无语，却又不得不承认，生得好实在太占便宜，她抱剑而坐时，居然也能显出别样的潇洒俊雅来。

阿原坦荡地笑道：“我虽已不记得作为原大小姐该知道的那些规矩礼仪，但出京当了四个月多的小捕快，也见识了作为原大小姐可能这辈子永远都不会了解的人情悲欢。除了朱蚀案和贺王案，我遇到的，其实大多是些鸡毛蒜皮的小案——但对于当事人来说，却没有一桩不是性命攸关的天大变故。”

景辞皱眉：“打算给我讲故事？”

阿原摇头：“都说了是鸡毛蒜皮的小案，哪来的什么故事？就记得有户人家为死去的女儿鸣冤，说婆婆凶恶，丈夫愚孝，他们教女儿温良恭俭让，对恶婆婆百般容让，冀盼感化夫家，日子能好过些。可惜婆婆变本加厉，天天逼着媳妇干活还不断立规矩，折磨得媳妇滑胎了，还怪媳妇失德，上天才让她失去孩子。媳妇小月子里被罚跪忏悔，又在大冷天里被赶去洗衣挑水，结果手足虚软跌落河中，等天亮捞上来尸体都硬了！这事虽被告到官府，但到底是她自己失足落水，李知县也只能将那恶婆婆训斥一顿，然后放了。不久后，听闻他家又娶了新媳妇，红红火火继续过日子，好似前面那个媳妇根本不曾存在过一般。”

景辞微哂：“你在告诉我，你不会以德报怨？”

阿原道：“我再说一个小案子，还是一个年轻守寡的恶婆婆，也是百般跟媳妇过不去，媳妇熬不下去，夺过婆婆打她的拐棍，把婆婆痛殴一顿，奔到官府自首，露出满身伤痕说只求一死。李知县以不孝殴母之罪，将那媳妇杖责，再按‘义绝’之制，解除二人婚姻，准其各自嫁娶。如今那媳妇已经再嫁了，那婆婆还守着儿子四处托人说亲呢，可那媳妇大闹一场，人人都晓得那婆婆打媳妇都打成瘾了，谁敢把女儿嫁过去？”

阿原说完，笑眯眯地看着景辞。

景辞欲待不理，半晌见她依然盯着自己，只得道：“嗯，你又在告诉我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？”

阿原点头，又摇头，笑道：“善恶到头终有报，那是天意。可天意也得你争气，才能来得快些。对着懂得仁义礼智信的人，自然应该温良恭俭让，对着恶人也说什

么温良恭俭让，那就是自寻死路，老天也帮不了你！”

她拿剑柄将车厢底板敲得噔噔响，悠然道：“知夏姑姑从一开始就对我恶意满满，我若敢容让半分，和自寻死路没什么差别。从现在起，她不招我，我不惹她；她敢伤我，就别怪我以牙还牙，以暴制暴！她敢毁我的容，我便敢爆她的头！即便打不过她，也要寻出一百种手段把她赐予我的还回去！”

她盯着景辞，等着景辞表态。景辞却闭着眼，像是睡过去了。

阿原正失望时，忽闻景辞低叹道：“难为你想那么多……你放心吧！有我在，没有人能伤你。”

阿原盯着他的伤处，冷笑道：“可我不需要你用受伤来容忍她、保护我。”

景辞道：“你为何不觉得，我是在容忍你、保护她？”

“容忍我？”阿原愕然，“我脾气这么坏？”

景辞道：“够坏，不过也未必是坏事。总比压抑了本性、最后全部爆发出来毁灭天地好。”

“嗯？”

阿原不解。

景辞的眼眸里倒映着她恢复女装后清丽妩媚的面庞，却似又不只眼前的她。曾经稚嫩无邪的少女的音容，音容连同那些灌了蜜般的明亮岁月，呼啦啦如烈风般涌了过来。

他忽然将阿原用力拉起，拥入怀中，亲住她。

“喂，你的伤……”阿原想挣扎，却在片刻后反手抱住他的腰肢。

这时节，韶华正艳盛，满眼春色迷人眼，更哪堪伊人眼如秋水、态若行云？

后来……阿原是被景辞抱下车的。

至于景辞肩上的伤，阿原想，也许是她太多虑了。

世间最好的止疼药，可能并不是左言希的伤药。

知夏姑姑终于没再碍他们的眼。

阿原对景辞代她受下的那一鞭颇是不以为然，甚至觉得他太过窝囊。但这一招显然很有成效，知夏姑姑为景辞煮好清粥后便悄然离开，也不晓得是恨景辞有了娘子忘了娘，还是不想看到阿原小人得志的嚣张模样。

景辞并未太在意知夏姑姑的离去，又或者，他天性如此，根本不屑把真正的想法显露半分。就像他再怎么喜欢阿原，待她也常是冷冷淡淡的——除了这一晚。

不再像前一夜那般生涩，她固然食髓知味，渐渐领悟当日的原大小姐周旋于众多俊秀男子间觅得的乐趣，而景辞的眼底也无法再保持原来的清明冷静。

她春心荡漾、恣情纵意，他终究也免不了情难自控，随之推波助澜，渐渐也不

知到底谁迷失于谁的怀抱。

也许，这已无关紧要。

重要的是，他们两情相悦，又将是名正言顺的夫妻。往后的年年岁岁、朝朝暮暮，他们都将相伴一起，到鸡皮鹤发、到子孙满堂。

锦衾绣帷之中，欢浓情重之际，阿原喘息着说道：“阿辞，咱们回京后，第一要紧之事，就是赶紧查清左言希之案！”

景辞专注于身下盛放如菡萏的女子，低问：“为何忽然提起他？”

阿原道：“我要你长命百岁，真正与我百年好合。我怕你错过最合适的好大夫……唉……”

未来得及说完，她已被蓦然迅猛的力道震得惊呼一声，纤长的十指扯紧了被褥。她似被一层紧似一层的巨浪托到了高高掀上天空的浪峰，整个人都已漂浮起来，在失重的状态里昏沉着、晕眩着，不由自主地探索着那深切更深切的愉悦。

半晌，阿原才能睁开眼，虚浮地喘息着，微笑着看她的夫婿。

景辞黑眸如潭，看似淡漠，却始终不曾从她绯红的面庞移开分毫。他的额上有汗珠涔涔滑下，一颗两颗地凝于他入鬓的眉和浓黑的睫。

阿原抬手替他擦拭时，景辞忽然抱住她，细密的汗珠便蹭到了她的脖颈。

阿原只觉二人肌肤相贴，宛若血肉交融，愈发欢喜不尽，低低道：“阿辞，我好像越来越喜欢你了……”

景辞闭着眼，许久方答道：“知道了！”

阿原哑然失笑。

好吧，这辈子看来是不能指望从他口中听到情真意切的绵绵情话了。

这夜纠缠得久了，未免就不够节制；不够节制，便觉情长夜短。何况没有知夏姑姑的白眼，便是磨蹭到日上三竿也无人催促。

景辞向来很自律，只是遇到很不自律的阿原，便只得在屋内边喝茶边等她起床。

至于他有没有不时走过去，瞧几眼酣睡的阿原，有没有不时为她掖下衾被，阿原就知道了。

阿原只知道他们吃了午饭才离开，赶到京城时差点错过时辰，被关在城门外。

但也许再在城外待上一晚也没什么不好。

到了京城，她就不得不回原府了。

与其迫不及待地跟景辞回端侯府，看知夏姑姑鼻子不是鼻子、眼睛不是眼睛的，不如先回去和母亲商议，赶紧跟景辞把亲事办了。待她成了端侯府的主母，跟知夏姑姑的千般仇怨，化解或解决起来也能名正言顺，不至于落人话柄。

端侯府在城外，景辞便不用进城，目送着她下车。

临行，阿原又殷切地道：“阿辞，救左言希的同时，你千万记得调理好身子。天底下多少人不好咱们的亲事，认定我浪荡、认定你病重，我们成亲便是个笑话，可咱们偏偏要快快乐乐活上一世，让那些笑掉大牙的人，惊掉下巴！”

景辞没有回答，只向她轻轻挥了挥手，示意她赶紧离去，莫误了入城的时辰。

阿原紧紧盯着他，直到看清他唇角若有似无的一抹笑意，方才放下心来，带着小坏转身离去。

景辞的性情很可恶，一如初见时那般可恶，但他们来日方长，有一辈子那么长的时间来适应彼此的性情。他终究会视她为最知心的妻子和爱人，对她知无不言、言无不尽。

可惜，她终究未能看到，她的背影消失后，景辞越来越幽暗的眸光，像此刻越来越黑沉的天色，更像半年多前那个没有星月、只有狼群相伴的荒野之夜。

慢慢放下帘子时，景辞的手禁不住颤抖。

眼前纯然的漆黑里，他眼前似乎又有无数野狼的眼睛闪烁着绿光。此起彼伏的狼嚎声便又回旋在耳边，如子夜噩梦般挥之不去。足筋被挑断的痛楚里，另一处的痛楚更加锥心刺骨。

他慢慢抱住肩，唇间低而冷地唤出那个不知多久没唤起过的名字：“眠晚……”

原府。

管事和侍从们将阿原迎进去，并不热烈，更不冰冷，言行恭谨而自然，仿佛她根本不曾逃婚，根本不曾一去数月杳无行踪，只是去赴了某公子的宴席，如今酒足饭饱，兴尽而返。

阿原走向她陌生的卧房，远远便看到窗扇上映出的原夫人等候着的身影。那身影同样曾经陌生，但分开一段时间再聚首，又似乎很熟悉。

阿原凝视着那身影，眼底便有些发热。

“小姐！”

小鹿听着小坏的鸣叫，已欢快地迎上前来，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，笑道：“你可回来了！我们下午就到了，夫人已经看了好几回天色，傍晚又问了最近你爱吃什么菜，令人准备了晚膳，就等你回来了！”

她凑到阿原的耳边，悄声道：“我跟夫人说，你最爱吃端侯做的饭菜，最爱和端侯一起住，夫人便说，那说不定你今晚都回不来。不过说也奇怪，夫人说这话时，好像并不太开心。”

阿原怔了怔：“是吗？”

她缓步走进去时，原夫人已听得外面的动静，快步迎了过来，恰在门槛间将她接到，面容上的殷切冀盼之色，迅速被恰如其分的温婉慈爱替代。她微笑道：“阿原，你可回来了！”

阿原有些羞窘，说道：“路上有事耽搁了下，反而回来得晚了，让母亲记挂了！”

原夫人道：“无妨无妨，便是没事，多与端侯相处相处，也是好事。早些熟悉了，成亲后也就更容易夫妻融洽。”

阿原红着脸，却笑道：“嗯，我也是这样想的。”

原夫人点头：“一路奔波着，大概也累了吧？走，咱们娘俩先去吃晚饭，待会儿早些休息，明天上午我陪你入宫见驾吧！”

阿原一惊：“入宫？”

原夫人一边牵她的手走向花厅，一边微笑地说道：“你的亲事，原是皇上钦赐。你这一逃婚，知道的，说你是伤病未愈，一时糊涂；那不知道的，指不定就能参你个大逆不道、抗旨不遵的大罪！”

阿原忙笑道：“有母亲在，自然不用担心皇上治我的罪。”

原夫人微微一笑：“先前已跟皇上提过，他只说赶紧找回来养病要紧，大概也不会太过计较。明日入宫，你就说当时病糊涂了，连自己在做什么都不清楚，我再在旁边求几句情，此事应该不难过去。”

她顿了顿，又道：“不过你逃婚之事，京城里传得沸沸扬扬，着实很伤端侯府的脸面。话说端侯的性子很是古怪，看着对我颇有成见，却偏偏很得皇上宠爱。我不晓得当初你们是怎样相识，又是怎样商定好定亲事的，如今又是怎样的情分，只盼他别计较这事才好。不然的话，他若在皇上跟前添上些话，不仅亲事难成，指不定还会闹出什么别的乱子来！”

阿原心头不由地打了个突。原夫人居然和景辞一样，都在怀疑对方会在梁帝前说些对己不利的言辞……

她略一犹豫便轻松地笑道：“母亲不必多虑，阿辞的身体不大好，性子也就别扭些，但心胸磊落坦荡，绝不会对母亲或我不利。”

原夫人叹道：“傻丫头，你了解他多少？他连他的来历都没仔细地跟你说过。”

阿原道：“嗯，但我晓得我喜欢他，他也喜欢我。总有一日，他会仔细地跟我说起过去的事，总有一日，他会千百人孤僻，却视我为心中瑰宝！”

原夫人清眸流转，如透过稀疏的林叶投下的月光，皎洁却有说不清的意味：“你希望他有一日能视你如心中瑰宝？”

阿原笑嘻嘻道：“只要我真心待他，终究会有那一日的。”

说话间，二人已来到花厅，那厢有人流水似的送入各种菜式，不一时便摆了满满一桌。原夫人那个叫琉薇的贴身侍儿一边布菜一边道：“夫人、大小姐，有些菜式得现烹的才好吃，如今厨房里正在继续准备呢，不如慢些儿，边吃边等吧！”

阿原笑道：“不用了吧？我在外面一菜一汤便足够了，桌上这些哪里吃得完？快叫他们别再做了！”

原夫人留意着阿原爱吃的菜，轻笑道：“你病好后口味好像变了不少，也不晓得你爱吃什么，只好令他们多做几样。”

阿原摆手道：“我不挑食的，随便怎样的家常菜式都可以。何况我在小县城里待了这么久，也算真正懂得了米饭的来之不易。有福当惜福，咱们别铺张浪费才好。”

原夫人便道：“也好。俗话说，花无百日红。这数十年来，诸藩镇各据重地，你争我夺，几番风云变幻，连这天下都换了主人，原府却能屡次逃过大劫，也算是乱世之中的异数了。可这天下依旧战乱纷纷，谁又能保得谁一世安乐？若能享得了富贵，耐得住贫穷，日后不管处于怎样的境地，都能知足常乐，安安稳稳过完这一辈子。”

阿原不料会引得原夫人这样一番话来。她怔了半晌，才问道：“母亲，我只是随口一说，你别多心。我受伤前，说话应该也是这样直来直去，才会常常惹你生气吧？”

原夫人摇头，神思便有些恍惚：“你……从不会直来直去地说话。你虽是我的亲生女儿，却向来有自己的主见，不爱跟我这个母亲说起自己的心事。很多时候，我根本看不懂你在想什么，的确彼此有些心结。”

阿原因自己有着风流浪荡的名声，料得她往日必定放荡不羁，所言所行无不石破天惊，明知有些言行有失女儿家的矜持，也会试着代入从前的心态，于是，很多女儿家不该或不便说出口的话，她都能厚一厚脸皮坦然直言，一般女儿家不敢做的事，只要契合本心，她也照做不误。

但如今原夫人在说什么？

阿原不由得纳闷地问道：“那……我从前究竟是怎么说话的？”

原夫人苦笑“哦……比如看着桌上菜式多，你大概会轻言细语地吩咐，这鱼难得，这山珍味儿也不错，送去给周公子吧！那菜还有那汤，小林儿爱吃，用个食盒装了送他府上去。琉璃，这个蛋羹你爱吃，便赏给你吧，那几样就给瑞英、小鹿她们。”

阿原刚夹了一片蘑菇在筷上，怔怔地听原夫人说着，连蘑菇跌落在桌上都没发现。她想都没想过从前的她居然会是这样的言行。

但从为人处世而论，从前的原大小姐无疑高明太多了，不动声色间，既未浪费饭菜，又享受了美食，还能示好他人，收买人心。难怪原大小姐在京中声名狼藉，无人不知其风流浪荡，却依然有大好男儿前赴后继，甚至连谢岩这样家世品貌绝佳的贵公子都对其念念不忘，连长乐公主都不放在心上。

原夫人定定地看着阿原，似乎想从她身上找出原来那个原大小姐的神态风姿。渐渐地，她的眼底涌上了泪光。她沙哑着嗓子笑道：“于是，即便厨娘做再多的饭菜，在清离的跟前，向来只有三五样她爱吃的，且大多清淡。有一日，皇上过来探望，正好她在用膳，还大赞她懂得节俭，她也顺势将皇上哄得龙颜大悦。皇上得了什么珍奇之物，往往不会忘了赏她一份。我一直不晓得，她如此聪明灵巧，到底是好事，

还是坏事……”

阿原点头，然后觉出哪里不对来：“母亲，为什么……是‘她’？”

她就是原清离，原清离就是她。如今她就在原夫人的跟前，原夫人也一直以“你”相称，此刻却意外地称之为“她”。

阿原原以为她可能说得不明白，但原夫人居然听懂了。她抬袖拭去眼眶里打转的眼泪，轻笑道：“哦……或许，你前后性情变化有些大，有时我甚至觉得你好像变了一个人。”

阿原搁了筷，沉默片刻后，说道：“我这听旁人说起从前的原大小姐时，也好像在听着旁人的事。”

原夫人叹道：“我也不解。你嫌我管束得太厉害，这几年不肯跟我太亲近。别的不说，单说那个端侯，这府里就没人知道你是什么时候跟他认识并交往的……”

她伸手，轻抚阿原有些散乱的鬓发，清浅的笑意愈发柔软温和：“我一直晓得你有很多秘密，我等着你有一天能主动跟我说起。但谁也没想到会有那场意外，让你自己都记不得那些事了……好在，不管你有多大改变，我都还认得自己的女儿。我的女儿，欢迎回家！”

阿原心里一暖，轻声道：“嗯，我回家了！我也很开心！”

或许，一路真的太过劳顿，又或许，小鹿、小坏依然伴在她身侧，阿原居然没觉得离开数月的原府陌生，这一夜睡得甚好。

于是，第二天换上锦衣华服，随原夫人入宫见驾时，她的精神颇佳。

原夫人叮嘱道：“沁河那两桩大案，皇上很上心。他若问起你时，你只按官方的结案公文回复就好。”

阿原讶异：“那两个案子的确还有疑点……母亲莫非也知道些缘由？”

原夫人眸中闪过烦忧，却很快用温婉的笑意掩饰住，低声道：“我不知道。但这皇宫来的次数多了，便晓得哪些人不能碰、哪些事不该沾。好在这事有端侯和萧、左二位参与，不用咱们费心。”

阿原应了，留意着两边宫室，虽然殿宇高大整洁，但看着有些陈旧，两侧配殿更可见得门窗开裂褪色。想来连年征战，梁帝只顾打天下，一时也顾不得修葺宫室了。

梁帝居住的建章宫倒是巍峨宏丽，陈设奢华。

梁帝朱煌似乎并未从去年那次兵败中完全走出，正倚在榻上，听得通传，方懒懒答道：“玉罗来了？进来吧！”

原夫人走上前，拉过阿原行礼道：“皇上，我带清离请罪来了！”

梁帝这才坐起身来，仔细打量着阿原：“清离……回来了？”

阿原听说梁帝从前待她极好，但这种“好”如今让她有些心惊胆战，何况她也

想不出当日的原大小姐该用何等娇媚玲珑的姿态应对梁帝，遂只是低眉顺眼地答道：

“是，皇上。清离当日病得糊涂，其实已不太记得那时的情形了。离京这段日子，清离心智渐渐恢复，母亲又教导了许多，清离才明白闯了多大的祸，所以立刻随母亲回京，向皇上请罪！”

梁帝眼角挑了一挑，有些浮肿的眼皮抬起，深黑的瞳仁里有种冷而锐的光芒射出：

“你都说了你是病糊涂了，朕若还治你的罪，天下人岂不说朕不近人情？”

阿原听着这说话的声调似乎不大对时，原夫人已微笑道：“皇上向来宠爱清离，谁人不知？要臣妾说，这清离就是被皇上宠坏了，才会这样无法无天！”她上前两步，依然跪于梁帝身畔，为他捶着腿，柔声道，“皇上忘了？这孩子先前跟皇上最亲近，比我这个当母亲的还亲近。冬天那场意外，着实快毁了这丫头了！你看她，如今时常像一根木头似的，嘴都笨了，也不晓得几时能恢复过来。”

梁帝又瞧了她几眼，说道：“哪里像木头了？我看着聪明得很。听说她在沁河当个小捕快也能当得有声有色，破案抓贼样样在行，还将阿辞、北湮他们收拾得服服帖帖……哦，对了，还养了只鹰，是不是？当真是能文能武，难得啊！”

阿原愕然，不知梁帝怎么会将她在沁河的事打听得如此清楚。何况，她与景辞两情相悦不假，但她收拾景辞？开什么玩笑？景辞那臭脾气，她才是被收拾的那个吧？至于她收拾慕北湮，更不知从何说起。

原夫人觑着梁帝的脸色，从宫女手中接过茶，笑道：“这些可不是臣妾教的！倒是听闻她当日和皇上身边的那个萧潇处得不错，也不知是不是皇上偏心，暗地里让萧潇指点她？”她用手背试过茶盏的温度，才奉给梁帝：“皇上，是刚泡的茶，小心烫着。”

梁帝点头，啜了两口茶，才神色稍霁，说道：“都起来吧，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别跪着了！清离，你在沁河叫阿原，是吧？”

阿原更不明白，梁帝和原夫人为何都纠结于她的名字，只得答道：“皇上，清离那阵子真的糊涂得厉害，总觉得自己不是清离，所以在外面就自称阿原了。”

梁帝沉吟：“嗯，慇兹珍木，离离幽独。清离，这名字的确太悲感了些，还是阿原亲切。日后你就叫阿原吧！”

阿原不晓得往日那个左拥右抱、情人无数的原清离，跟什么离离幽独有何关联。但如今的她似乎跟那个高贵婉约的原大小姐差别有点大，的确是“阿原”这个简单朴素的名字更合适。她遂笑道：“阿原遵旨！从此我便叫阿原吧！”

原夫人扫过阿原，轻笑道：“皇上，阿原身体未恢复，如今的心思耿直简单，若有冲撞之处，还请皇上看在臣妾的份上，切莫跟她计较。”

梁帝听她言语委婉，拍拍她的手，声音便柔和下来：“既然是你的孩子，我怎么会计较？”

原夫人点头道：“听闻这些日子，端侯跟她一起查案、一起抓贼，凡事都商议着，同甘共苦。有这样的情分在，想来他们成亲后也能处得更好。”

梁帝道：“哦！成亲的事，以后再说吧！毕竟当日是原家小姐逃的婚，太伤端侯的颜面。朕不能让朝野上下的人看端侯的笑话。”

原夫人道：“皇上说得是。那就等这两个孩子先将身子骨养好，再做下一步的打算吧！”

梁帝不觉将茶盏沉沉地叩在案上，叹道：“是，阿辞那孩子……也太不容易！”

正说着时，忽听得殿外传来长乐公主爽朗的笑声：“原大小姐回京了？我就知道，原夫人亲自出马，原大捕快再也没办法在沁河逞威风了！”

梁帝的眼睛亮了下，笑道：“长乐，有你在，谁逞得了威风？”

长乐公主翠罗衫子绿罗裙，快步走了进来，语带娇嗔：“只要有我在，谢岩总会逞威风！就仗着我对他好，总是各种别扭，不把我放在眼里！”

她说，向梁帝行了一礼，完全无视了原夫人，只向阿原笑道：“玩了这许久，终于舍得回来了？跟父皇赔个罪，赶紧把你跟端侯的婚事办了吧。”

阿原尚未说话，梁帝已道：“也不必跟朕赔罪，不过这事终究得问端侯的意思。”

长乐公主道：“我在沁河看得很明白，她跟端侯好着呢，没事儿！我跟阿岩如今也好着呢，他们既然不急，父皇是不是先把我们的事儿给定下来？”

梁帝瞅着她：“你刚刚还在说，谢岩各种别扭，不把你放在眼里。”

长乐公主扯着他的袖子撒娇道：“不把我放在眼里没关系，我晓得他如今把我放在心里就行了！”

原夫人瞥她一眼，仿若无声地叹了口气，但并没有说话。

梁帝便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隔日我也问下谢岩的意思。反正你都等了好些年了，不在乎再多等些日子。”

长乐公主有些不悦，却很快笑道：“好！回头我让谢岩自己来跟父皇说！到了那时候，父皇可别再耳根子一软，听人拨弄，坏了女儿的好姻缘！”

梁帝摇头道：“你看你，还像个女孩子家吗？”

原夫人为梁帝捶着肩，微笑道：“公主的性情一向如此，直爽可爱。皇上，算来长乐公主的年纪也不小了，既然谢岩如今已改了心意，还是赶紧定下来好。”

梁帝边点头沉吟，边伸出粗糙的大手，搭在原夫人白皙的五指上，一根一根地细细揉捏着，神色渐渐缓和下来。

长乐公主不以为然地翻了个白眼。

阿原握着拳默然侍立，才恍然悟出，原来传言不假，原侯早逝，原家依然富贵煊赫，的确是因为某些不宜明言的关系。她正想要不要提醒母亲一起告退时，外面忽响起一阵嘈杂的议论。